

在春天里奔跑

□文/图 邹小燕



她们有时间都会积极响应。

“我才打电话问了那位婆婆，她说这几天梨花已开了。”这位细心的朋友，每次出门都会很热心地与当地人交流，顺便买点土鸡、土鸭、土鸡蛋，或时令水果。既赏了花，也支持了当地的发展，两全其美。临走时再留下电话号码，为明年赏花作好铺垫。

“我马上通知其他人，明天九点准时出发！”

次日九点，朋友们带着方便野餐的食品，还提着几把小锄头。春天正是侧耳根又肥又嫩的季节，就近挖点，洗净拌好，那个鲜嫩让人食欲大开。

我们这群“寻花使者”中，有心思细腻者，有厨艺高超者，有风趣搞笑者，大家聚在一起总会很尽兴。我们欢呼雀跃，在每一个春天，赏花加野餐也成为春天的必备节目。在花间，放慢生活节奏，放空平日压抑的情绪。这一刻，大地繁华辽阔，风里有蓬勃向上的力量，眼中是纵情开放的花朵，阳光温暖如新鲜的血液，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盈而灵活。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无数个春天蛰伏在时光里，人有限的生命也在时光中流逝。花有葱茏和凋敝，人有青春和衰老。时间在树上刻下一圈圈的年轮，也在人的脸上刻下一道道岁月的痕迹。但这种痕迹，却让生命拥有了一份沉静的美。

记得第一次仰望凤尾村的百年老梨树，遒劲有力的树干直指苍穹，薄如蝉翼的花瓣在蓝天的衬托下，如翅膀在天空洋洋洒洒飞翔。

“这棵树是孩子的爷爷小时候种下的。”

见我们一直围着老梨树转，一位老妇介绍说。

“今年我孩子都五十多岁了。”

“这么多年呀，难怪长得这么粗壮！”朋友抚摸着深褐色的树干，那棵树虽然不够挺拔，但形状却别有一番韵味——枝干向着迎风口微微倾斜，在空中开成一个圆满的华盖。

在凤尾村，几乎每一棵有些年龄的树长得都很特别。有些农

户也会把新梨树嫁接到老梨树上，老梨树上就会出现一些无论是颜色还是气势有别于自身的细长树枝。粗壮与纤细的树枝依偎在一起，共同分担风雨，这种新老完美融合构成了一幅幅绝美的画面。

因为年年去，我们与村口那位婆婆成为了朋友。每年三月赏花、六月买早熟梨、八月买秤砣梨，我们都会事先给她打电话。得到“可靠”消息，婆婆一定会在村口等着我们。一见到我们，她立刻笑容可掬地张罗着让我们进屋休息。如果是赏花挖野菜，她会叮嘱我们：“那块地莫去碰，最近才打了除草剂的。”如果是买果子，她就会带着我们到地里摘，并且认真地介绍：“这棵梨树结的果好吃，皮薄、沙细、水分多。那棵树不行，莫去摘。”每次分别，婆婆都会恋恋不舍地送我们走到屋前路口，一再强调：“下次来时记得跟我说哟，我好在屋里等你们。”

今年看花的时候，婆婆腿脚有些不利索了，她起身时，还需要我们拉她一把。我们赏花回来，她拄着锄头兴致勃勃地陪着我们挖野葱，还让我们摘了很多自家地里的青菜心。

善良的婆婆如往年一样，站在老梨树的路口送别我们。村口的路很短，一拐弯就看不见她的身影，可是我能想象她日渐衰老的身躯与她最爱的老梨树已经融为一体。年轻时的风姿绰约与摇曳的梨树，已是一段刻在时光里的记忆。

可那又如何呢？面对终将衰老的生命，也无法阻止我们在春天里奔跑。

◎山

我伸出十根手指头
不多不少
正好是故乡山头的数量
多吉祥的好兆头啊
它们一个比一个离我近
像抱团的石榴籽
心连心
手拉手
连我向上瞻望的头颅
都像一个新的山头的崛起
在故乡与金山银山为伍

◎水

我很疼它
总是小心翼翼伸出手
以开阔的胸襟接纳

这样的话它就滴水不漏了
成了生命之源
比什么都能澄清眼前这个世界

水，有时也会滴水不沾
比如它远在长江黄河
候选的时候
但我能听见它的响动
那是一种水滴石穿的柔韧
如同横架在我生命之上的
钢筋铁骨

◎林

我和林子有个约会
天天不见不散
我喜欢这些绿
在故乡一天天地葳蕤蓬勃

我喜欢这些人
在故乡一天天地新人辈出
双方都好像铆足了劲
一个十年树木
一个百年树人
没有谁想要输给谁的意思

◎田

这块田
本色得似乎有些难以置信
但它能结出金灿灿的果实
出其不意打乱我们的
任何想象

这块田
是一块深不见底的黑暗
多像母亲的子宫啊
潜伏着什么样的后备力量呢？

把黎明前一拥而上的我们
彻底打败

◎湖

不是满目疮痍
而是大地上一朵朵的窗花
但也并非闹热
而是闹热后的安详
是动了后的静
是睡了后的醒
是河流跑马后的休憩
是海洋开锅后的止息

也有浊浪滔天的时候
把窗花变为浪花
把平静变为惊悚
把打鱼人变为弄潮儿
但这并非出自它的本意